

维舟
—
著

河流

所有的

大地上

All Rivers

Run

Through the Earth

THE
WORLD
OF
THE
FUTURE

大地上

所有的

明天

维舟
—
著

河流

所有的

大地上

All Rivers

Run

Through the Earth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地上所有的河流 / 维舟著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133-1568-5

I. ①大… II. ①维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8263 号

大地上所有的河流

维舟 著

策 划: 陈 卓

责任编辑: 鲍 静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@broussaille 私制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27千字

版 次: 2014年9月第一版 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568-5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维舟 | 作者

1977年生，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。自2004年7月起撰写博客，涉猎驳杂，以文史为主，旁及社会学、人类学等，业余为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等撰写书评，并为《GQ》中文版、“腾讯·大家”等撰写专栏。曾多次受邀在上海季风书园、国学新知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处演讲。

内容简介

本书由三部分组成：第一辑包含11篇散文，各自独立成篇，分别叙述11位高中同学的个人际遇与浮沉；第二辑收录怀念少年时代挚友张晖的两篇文章，得见一代学人之精神不死；最后一辑《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》，记叙高考前后的一段青春记忆。三个部分彼此交织，形成一段整体的记忆。

这些文字是对逝去年华的一次怀念，真实再现了九十年代度过青春期的一代人的迷惘与迷误。时光总是一去不返，经历过的人与事，浸透过的情感堆砌出如今的隐隐轮廓。作者笔下的这组人物，均基于彼时彼地的真人真事，可视为一部既有关联又彼此独立的个人史。

策 划 _ 陈卓 责任编辑 _ 鲍静
责任印制 _ 韦舰 封面设计 _ @broussaille 私制
官方网站 _ www.newstarpress.com
微 博 _ @ 新星出版社

新学园书目

已出版

魏斐德 《大门口的陌生人：1839—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》

沈 迦 《寻找·苏慧廉》

智效民 《民国旧梦》

张冠生 《晴耕雨读》

黄 恂 《燕居道古》

严 泉 《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》

严 泉 《历史变迁的制度透视》

张耀杰 《民国红粉》

张耀杰 《北大教授与〈新青年〉》

朵 渔 《说多了就是传奇》

即将出版

魏斐德 《中华帝国的衰亡》

蓝诗玲 《鸦片战争》

马 勇 《进退失据：中国近代化转型的节点与路径》

王奇生 《民国朝野政治与社会动员》

谢 泳 《最好的，出局》

林建刚 《大知识分子的小时代》

范福潮 《被蒸发的历史：影响民初政局的关键人物》

张光武 《张謇和他的后人》

清秋子 《百年心事：卢作孚传》

邢小群 《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个时代》

朱正琳 《里面的故事》（增订版）

马悦然 《另一种乡愁》（增订版）

目 录

辑一	深海 _3
	没有过往的人 _13
	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_24
	流年 _35
	大地上所有的河流 _46
	幽暗的心 _54
	少年游 _60
	生活不过是一出轻喜剧 _69
	滑梯上的孩子 _80
	搬家记 _86
	碧海青天夜夜心 _96
辑二	平生风义兼师友——怀念张晖 _103
	他曾真正活过 _134
辑三	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 _141
后记	当时我并不知道 _245

輯一

深海

十岁以前，林沛然一直生活在贵阳，一个群山环抱的内陆城市。多年后，她还兴致盎然地向我描述小时候她在贵阳附近小镇上，随意走进人家吃东西的情形，无拘无束，没有人会责怪。她喜欢那里的青山白云和夏季的小瀑布，那种亲人一样质朴的感情。

1986年，父母决定举家迁回上海去，那是他们的故乡，却是孩子们陌生的地方。临别之际，小朋友们依依不舍地和她说了很多话，他们说，到了上海，别忘了去海边捡一些贝壳，最好寄一包海水回来，因为他们都从未见过。然而一家人最终还是没能调回上海市区，几经周折，被安置在远郊的崇明岛。她很不喜欢这个新地方，不喜欢这里的方言，不喜欢这个地势毫无变化的平坦冲积岛屿，不喜欢泥浆一样黄黄的长江水。后来一次在县城的梧桐树下散步时，她还轻轻笑着对我说：“嘿，到了这里，不要说贝壳，连大海也见不到。”她微微摇了摇头。那时她来到岛上已经七八年了，还是不肯学一句土话，只说

普通话和上海话。

那时候的她，沉静、淡漠、高傲、迟钝。

一天黄昏，轮到我值日，正在烟尘抖乱地扫地，她兴高采烈地跟人一路说着回到教室，一边整理书包一边还在说，说着说着她忽然说到我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虽然我早就知道维舟了，可那时在作文通讯上看到你的名字，还以为是个女生呢！”我一笑，心想我早先不也以为你是个男生吗？英语老师第一次点名点到她，还微微一怔说：“哦，a girl。”她又笑着说：“那时我还以为你和我一样——呵！没想到你这么用功！我却是靠拼了一下才进来的，而且我不考崇明中学的话，别的什么也几乎可说是考不中的。”她说她羡慕大学里的那种教学方式。

一个多月后，老师批阅的周记发下来，我翻看评语时忽然发现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：“可以看看你的周记吗？林沛然。”我一怔，抬头看看前排，她正在若无其事地低头翻书。那时她是语文课代表，所有的周记都是她分发下来的。

她看过我的周记后又夹了两页纸给我。她说我内心绷得太紧，文字基调偏灰，她说“你其实也并不太自信，所以一直在给自己打气”，我看到这里时感到微微一震。她就是如此尖锐，那是一种将她与其他人截然分开的气质，难以表述。她说她和我一样，对这个集体的黯淡非常无奈，且因成绩不好，很多事不好说，只能默默地打量和关心这个班级。她提议成立一个文学小组，还推荐了几篇校园文学的文章给我，认真地叮嘱“我可真是怀着得意的心情向你推荐的”。

课后我找她到西花园的大樟树下讨论，她很激动，一刻不停地提出自己的各种想法，做着各种手势，然后静下来期待着我的反应。我看到她这样，觉得很惊讶，这一点儿都不像平日里那个沉默的女生。她说希望杜若也能加入，知道杜若也关注一些现代文学作品。她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睛很亮，仿佛前面是无限希望。然而文学小组最后还是无疾而终。我那时觉得，在学业的重压下，那最多只能作为隐秘的个人爱好，而很难形成定期的组织。她勉强部分赞同，觉得贵在自发，也不必有多少成员，不定期交流一下就是了。多年后的今天，我深深后悔自己那时打击了她。

但我从此开始注意她。和面谈时的兴奋、锐利不同，她在平常的日子里十分沉默，动作很慢——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是：那时因为课桌之间的过道窄，她每天清晨上学，总是倒退着慢慢走到自己座位上。在遇到她之前，我从未见到思想的深刻敏锐与对外务的迟钝共存于一个女孩子身上。她的想法和班上大部分女生都格格不入，有时几乎让人感觉不大像一个女子。有一年冬令营，晚会上有个点鞭炮的节目是专门留给女生的，要用悬挂着一段蚊香的竹竿去点鞭炮，且不许点完就跑。绳子和弧形的蚊香不断晃动，加上鞭炮的震响，让许多女生捂住耳朵很是紧张，轮到她时，却坦然自若地只是微笑。

她还是会想起十岁以前的内陆生活。当年离开的时候她还以为大海是怎样多彩，结果什么也没看到。她甚至说在岛上度过自己的少女时代是个不幸。听到这些，我心底有时微微不快，我生长在这个岛上，

但她的记忆和梦想在这个岛上都无处安顿。班上也没什么人能慰解。有天黄昏，和她一起去听报告回来，路上她说自己的看法别人常常无法接受。她说到几个同学，有的生活在自己的梦中，有的持论极端却自认理性现实，有的自矜自夸却自觉胸襟宽广。她还说小伍感情单纯与阅历不足有关。都是一针见血的评语。她也有很多无奈，说眼前的这个世界令人困惑，我沉默一下，说：“不过总是事在人为。”她笑了笑，看着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，一年多前发起文学小组时，你说我们语文老师不好，难以帮到，我一直记得，因为你能有自主选择老师的意识，眼光高出一般同学。今天你说的一句‘事在人为’我也会记着。”她这么认真，让我微感惭愧，我有些话只是年少轻狂。

那一段青春期，我们众人之间仿佛隔着一层质地绵厚的幕布。所以，我惊讶于她的直接、坦率和尖锐。她无忌讳谈任何事情。她说，她最亲爱的大哥在她刚进高一的那年秋天失踪了——他出去晨跑后再没回来，别人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通往长江的水闸边。她那骄傲的大哥，家里最大的叛逆，就这样消失了。既没有遗书，也没找到遗体，事前也毫无征兆。他留下的日记是最沉重的遗产。她沉静地翻阅了他所有的日记，关于他那些年的挫折和冲突。哥哥是个优秀的男孩，是她少女时代的偶像，在贵阳时很多女生对他有好感，但他总是不屑一顾。他是个傲气的人，而且瞧不起人，不但嘴上说出来，行动上还会做出来。他在贵阳有一帮死党，但最后高考都比他考得好。大学里他喜欢过一个女生，沛然说她姐姐看到过，说那是一种很让人舒服的美，

但两人表面都很冷漠，互相莫名地拒绝着，谁也没有得到谁。哥哥受到极大的打击。苦闷地过完大学生涯，旷课19节，受了警告处分，毕业时仍没撤掉，因而被分配到车间里去铲煤渣。现实太痛苦了。毕业那年他学会了抽烟，沛然问他为什么抽，烟味很好吗。不好。那为什么还抽？就是因为不好才抽。

她的家庭生活极为平淡，父母既不好热闹，也不会搓麻将。她说，她母亲很专制，尽管有很丰富的生活体验，却无法营造一种让人心灵平静的文化氛围。哥哥在和母亲的争吵中，一度扫落电视机愤而出走。二姐也和母亲吵翻了，她说她不会成为家里的第三个叛逆，决不——最后的口气让我觉得她在努力说服自己。

她畅谈时有一种旁若无人的气度，有时似乎不由自主地将对话变成了倾诉。不知她有没有意识到，那也是她最动人的时刻。在高三的最后那个春天，某个周末下午我在县图书馆阅览室遇到她，她坐在北窗下的午后阳光里侃侃而谈，一时感觉她整个人都熠熠生辉。她说，我和杜若还是比较喜欢和你说话，跟你聊聊，怎么说呢，总之觉得心里很安详。她说，女孩子常常眼界较窄，看问题不如男孩全面。城里的一大帮女孩子都爱看《读者》和散文，其实她们也很关心“爱”这个东西，想从中找一些答案，但我不喜欢散文，觉得这东西太美，美得不真实。她说到这里顿了顿，说，对她们——其实这词不太好，但我想就这么说吧——我看不起她们。甚至连她一度赞赏的杜若，她也觉得彼此正在渐渐远离，她说“太会做人了，也就不会做人了”，而

杜若给人的感觉就是“很会做人”，外表柔弱而心思缜密圆通。她也不喜欢杜若将男生写给她的信件内容说出来。我说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她说我不知道，而且我也没有收到过。她说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“爱”，但我觉得整天整夜吃饭睡觉都想着一个人，并不代表真正爱他。

临毕业前夕，作家赵丽宏来学校演讲，她和杜若叫上我一起去听。我已经记不清那晚作家讲了什么，只记得他说《尤利西斯》是一本颠三倒四的书。但我对那一晚的林沛然记忆犹新，她兴奋地提出各种问题轮番轰炸作家，提问环节几乎变成了她的个人演讲，以至于台下有人小声说，这不成单独采访了吗。散会后她没像杜若那样即刻回家，又到教室里找老灰和我继续聊。她说，我不是一个忧郁者，但怎么说呢，对于男性，我比较倾向于那种性格忧郁深沉的人。她直截了当地对老灰说：“我觉得你有一个缺点就是你有些话不能表达，不像维舟能加以发挥。”与她平日的迟钝不同，那晚她语速很快，讲了许多，甚至说到自己离开贵阳时，一个老师临别赠言，说她“有城府”——她说，我不太喜欢这个词，但我那时想，小学五年级，这样也不简单吧。我当时忍住没说，其实像她这样很难说是有城府，她只是有思想。

事后她说老灰很沉默，好像没什么反应。我笑了笑说，那是因为你讲得又密又快，他都插不上嘴。老灰则觉得她“结论下得太快了”，我说，你对她的这个结论也不要下得太快。她那时知道老灰对古典文

学颇有心得，想让他开一份书单看看。那天对谈时，老灰列了书单递过去，她起初一愣，旋即明白过来，笑着接了过去。第二天，她捧了一大摞书过来，堆在老灰的桌上，说：“这些书我不信你没一本喜欢的。”让老灰大吃一惊，连忙道谢，她已转身离去。她在书里还夹着两张信笺，鼓励老灰放弃屈从现实去考政法的念头，说他理应考中文系。又一一介绍了她带来的十七本书。第二天老灰将其中的五本还给她，她却又托我把一本《颤动》送回去，并让我传话：“这是好书，你为什么不要看？”

她就是这样。尽管有时似乎单纯到不通世务，却总是令人心生敬意。在临近高考的时刻，她终于从哥哥失踪激起的潮水中迟迟苏醒过来，人似乎也渐渐开朗。盛夏，我和老灰都约了包括她在内的许多同学到家里玩，她很 是高兴。她最终的考分不高，考取了一个两年制公关专业，但她似乎很满足。

她家在县城西北角的一个老新村里。进她家的每个房间或阳台都要换拖鞋，这是她母亲立的规矩，给我这个乡下人留下深刻印象。那天她母亲也在，非常热情，我刚落座，她母亲就如数家珍地说起我们那些同学，说：“你家境大概不太好吧，我家三三说过，我就说你哥的衣服现在挺好的，不如送人，她不肯。”是啊，沛然在旁讪讪地说，闲言碎语的，好心做坏事了多没意思。聊到一半，我说，阿姨，隔壁电视好像还开着？沛的母亲说，哦，那没关系，不用去管它。其实我只是想和她单独相处聊一会儿，因为我发现有母亲在身边时，沛然总